



說約
合參

四書正解

卷之二十一
孟子 離婁上

仁12
460
22

鄭
注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四書大全說約合參正解卷之二十二

童嘉駒切下

丹陽吳荃蓀右彙輯

受業門人劉鶴齡天與全校

周陟嗽輯思

東坡書院
孟子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

八章

離婁章全旨

此章總論是論為治者在行先王之仁政離婁三節言舍法無以為治不德三節言治法在節言君惟仁者三節責其君道行仁政天方賜四節責其臣當君以行仁政其是責臣正所以責君也鄉氏總註設君其明但惟仁者正承仁心仁政來而天方賜亦承喪亡無日來文自相貫也○此處論政獨重在法與他處論政不同孟子因當時諸侯於井田學校之類古法當遵者皆不肯遵故發此論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

明
400
卷22

成方負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員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藏竹為箛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太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為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合參孟子曰天下事必有為之之具而後有其功以制器言之如離婁至明公輸子至巧若可出其明巧以成方員矣然使不用規矩則明巧無所施亦不能成方員以作樂言之師曠至聰若可出其聰以正五音矣然使不用六律則聰無所歸亦不能正五音曲藝且然而况治天下乎堯舜有愛天下之至道若可運其心以成治矣然使不以仁政則教養無具亦不能使民遂生復性而平治天下而况不及堯舜者乎蓋為治橫行仁政如此

析講離婁名宋黃帝時人黃帝以其佐珠使離朱素之明察秋毫幽室中能辨五色橫邪直曲見不與絲毫公輸子即魯非嘗為步作木人為御機關一發其車遂行又為木鸞令之自飛又為楚作百丈雲梯以攻宋師曠字子野嘗歌南風而知楚師之無功考鐘聲而知天地之盈虛○呂氏春秋云晉平公鐘鐘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曠皆以為調矣曠曰後有知音者將知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曠皆以為調矣曠不作喻說只是借來以起下也堯舜之道道字指仁心之蘊蓄運用于內者言下又仁心心思等字類皆是仁政不外教養之法天下之人皆遂生復性便是乎治○醒言規矩二段借來引起堯舜即制規亦是借說見聖人治天下亦不能廢法也况後人乎○通章道字指仁政惟堯舜之道道字屬仁心一邊○律呂之法每三分而損益隔八位以相生凡陽律三分其數而損一分以生陰陰律三分其數而益一分以上生陽如黃鐘之數八十一損二十七得五十四管至長聲至濁所以正宮林鐘數五十四益十八得七十二管次短聲次清所以正徵南呂數四十八益十六得六十四管至清聲至清所以正羽太簇數七十二損二十四得四十八管次

長聲次濁所以正商姑洗數六十四無損益管不長不短聲
生清半濁所以正角○一十分為九數黃鐘長九寸故為八
十一數○十二律黃帝所作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只言六律
者陽統陰也○趙氏應曰律法也言陽氣與陰氣為法呂助
也言陰氣助陽宣氣總言之陰陽皆稱律陽律位子寅辰午
申戌陰律位丑卯巳未酉亥按十二月○吳氏微曰五音長
濁者為宮稍濁者為商微濁者為角稍清者為徵最清
者為羽十二管長者聲濁而下短者聲清而高宮商角徵
之高下無定準必以律管長短定之每律之官各有所商角
羽而不相亂則長短之度不差分釐聲
乃調勻施之八音皆然而無相奪倫矣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
者不行先王之道也問去一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
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
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麩為犧牲斷死刑必為

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
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
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參序是可見荆楚之澤襮當時法垂後世者惟以其以仁心
行仁政也試觀今之君亦有不忍人之仁心萌于中不忍人
之仁聞著于外而當時之民不寔被其澤不可為法于後世
者由其不行先王仁政之道也此

所謂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也
析講此節即當時不行仁政不許為治以証上節不以仁政
二句意也言仁心而兼言仁聞者有寔必有名也蔡氏曰仁
心溢為仁聞澤今所以傳後一語最透○胡雲峰曰上文云

堯舜之道此云行先王之道道一而已有仁心則此道蘊于
中是為美意有仁政則能行此道于外是為良法○問孟子
謂齊宣是心足以王今日有仁心而不行先王之道則是仁
心不足恃而先王之道人在此心之外也朱子曰是心足王
者言有是心而能擴充之以行先王之道如其篇末制產云
者則可以王耳非謂專恃此心而直可以王也○章內先王
之道先王之法凡四見是通章提挈語最實着眼

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法權義量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心有關係雖躡趾之意

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參序故曰人君徒有善意而無法以運之則恩無是事不足以爲政而治天下等之徒有成法而無心以主之則事爲虛文不能以自行而單主恩是則仁政固當本諸仁心而仁心尤當達之仁政也

所講此總上兩節而斷其舍法無以成治意重徒善句徒法句皆說不可云徒善不足以爲政猶徒法不能以自行如此似譬喻了○章內故曰者從上面斷說非古語也○孟子他處論政重心此章論政重法法者心之寄也無法將何處用吾心乎心與法離不得○存疑此二句是承上文而結其意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

未之有也

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與法也所行不過差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參存疑徒善既不足爲政則先王之法信不可不遵矣詩稱頌王嗣云人君所行無用意運籌而至于愆無照顧不及而至于忘者惟其循用舊典之故以此觀之先王之法處正當故遵之而不過差成具備故運籌之而不遺忘若遵先王之法奉行仁政而猶有愆忘之過不盡乎治天下者矣未之有也人亦何爲而不遵哉

析講大全蔡氏曰以仁皆反言不行先王之道不可以乎治天下此節承上正言遵先王之法可無愆忘之過○上節已收拾上文舍法無以成治意此節則起下文法所遵遵意也過即愆忘而不能乎治天下意亦包在內愆是悖戾如不漏如太綱未舉萬目未張

聖人既竭目力爲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

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為繼之以六律正
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為繼之以不忍人
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勝平

準所以為平繩所以為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印
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度以
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

合參吾謂先王之法遵之無過者則以先王即古聖人而
人立法以及天下其利真無窮也聖人將以制器也既盡夫
目力之明焉其所以察夫方員乎直之理者已至矣又以器
物可以目力而察不可以自力而成也故制為規矩準繩之
法度以繼續之以為方員乎直則徧天下與後世之欲制器
者皆取法于此而不可勝用也聖人將以作樂也既盡夫耳
力之聰焉其所以審夫五音之理者已至矣又以聲音可以
耳力而辨不可以耳力而正也故制為六律之法度以繼續
之以正五音則徧天下與後世之欲審音者皆取法于此而

不可勝用也聖人將以仁民也既盡夫心思以運量之焉其
所以籌畫夫仁天下之道已至矣又以不施諸仁政徒有是
心無所用也故制為不忍人之政如教養之法度以繼續之
則行之一時而仁徧當世之天下行之萬
世而仁徧後世之天下無不被其澤者矣
析講此節原聖人立法之善而見其當遵也提出聖人見得
古來所留之仁政皆自聖人制出所以後世不可不遵耳○
聖人即上先主聖人二字貫一節既竭目力既竭耳力此與
離婁師曠用法者不同此乃上古創制立法之聖人○
源曰規矩準繩為方員平直之法度也六律正五音之法度
也不忍人之政仁天下之法度也百工之事皆聖人作故規
矩六律仁政作一統說○以為方員正五音繫連上即聖人
為之正之不可勝用仁覆天下只就現成說不是待人取法
了然後利及天下○兩言規矩六律前此說用法後正言立
法○蒙引問在聖人本身若竭心思而不用仁政果能仁覆
天下否曰分明說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存疑繼之以規矩二句文勢未斷下句連上句讀
為是○不可勝用與仁覆天下俱兼當時後世說

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參序聖人法度之盡善無弊如此此正為治者所當因也故曰為高必然而因丘陵為下必然而因川澤蓋丘陵川澤乃高下已成之形也因之則逸而有功此因利乘便之智也然則先王之道乃仁政已成之法即為政者之丘陵川澤也若為政而不因先王之道則心思徒竭而治功無成反為高下者之不若矣是猶可謂之智而明于為政者乎甚矣仁政之不可不遵也

析講蔡氏曰此行先王之道君臣俱在內下方分責君臣之言道先王之法無過此申明先王之法無過以見其當因而不因者所以為不智也○可謂智者在勞逸上見因先王則逸而有成不因先王則勞而無功此之不辨焉得為智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眾謂貽患於下也參淺說為政必因先王是以天下人君惟以仁心行仁政之仁者則澤生民法後世而無歉于元后父母之貴其在高位也若不仁而在高位必且縱情肆欲大壞先王之法是播惡于眾而天下皆受其禍矣析講是以二字領上道先王來宜在高位有臣民得被其化意上句不甚重只為不仁句引起○臣民至此為不仁是不仁之惡流播于眾照下節看便明○此三節是專責為君而不能行仁政者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朝音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度。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參存疑何以見不仁在高位之禍。蓋人君者百官萬民之統也有道之君在上其所行皆足以垂範則下而百官各奉職守法矣。若為君者自作聰明不以道理揆度事物也。則臣下亦放縱而不以法度自守也。凡物必用之而後信。無道揆則道雖人所本有然以不用則玩視而朝廷不信道。無法守則法雖朝廷所立然以不守而百工不信法度。朝既不信道則在上君子視道義為汎常肆意妄行于名犯義而無顧忌。工既不信度則在下小人亦視法度為汎常作奸作慝而于犯刑憲是皆相因之勢也。上而不仁而臣民胥化于不仁所謂播惡于衆者如此。此其國必亡而不亡者僥倖而已。析講上無道揆正言不仁而在高位。此句重下五句皆播惡于衆之寔。朝不信道二句以心之蔑法言。君子犯義二句以身之犯法言。指君朝指朝廷雖所主在君亦兼在朝之一

臣君子與下指臣工指百官小人指民。○以義理揆度事物即以此心行仁政也。道是理之當然法是國之常憲。然道外無法也。下文義即道度即法而刑亦法度中事。○信如憑信之信。此理只要人信得及自然依那個行。惟其不信所以妄作。此時義已不明刑已不清但自秉義守法者觀之知其犯耳。即此播惡處由君而臣由臣而民上下都無紀綱其何能國。○存疑禮義以治君子故上之朝與君子不言法而言道義刑罰以治小人故下之工與小人不言道而言法度刑。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

興喪無日矣

喪去聲

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為亂。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參存疑不仁之禍如此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雖是不強于根本不傷非國之災也。田野不闢貨財不聚雖是不富于

元氣無損非國之害也惟是道揆不立上不知禮無以教民則下不知學易與為亂無良之賊民由是並興而國之喪亡無日矣是乃為大災害也然則為君者其可不行仁政乎析講此節申明上節乃甚言播惡之禍當時不行仁政之故病根在圖富強故言此以做之上二段引起末段○以道義揆度事物各有條序所謂禮也學即學此禮上無禮是無道揆也下無學則無法守可知而犯義與不信度等俱在其內至賊民與則小人犯刑而刑亦不足以治之矣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蹶居衛反 泄弋制反

詩太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蔡淺說然不特為君者當以此自責即臣亦當以此責自任而輔其君也詩曰上天方欲顛覆周室正上下交做之時也群臣無得泄泄然不急匡救之詩戒詞列如此

泄泄猶沓沓也

沓徒合反

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參達說夫詩所謂泄泄猶時語所謂沓沓也詞異旨同古今所共譏也

析講達說自其詞而觀之泄泄一詞也沓沓又一詞也不可以言同自其意而觀之則泄泄此意沓沓亦此意也不可以言異○太全蔡氏曰泄泄猶沓沓不徒訓字正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

沓也

非詆毀也

參序泄泄猶沓沓矣不自泄泄之寔言之所謂猶沓沓者未明也試言之人臣事君有當盡之義今不輔君以發政施仁是事君無義持身有當循之禮今進不能陳力就列而又不退止是進退無禮至其言則非毀先王仁政之道謂不可行全是因循容悅無體國盡忠之誠此乃

析講麟士曰上言泄泄猶沓沓已想見此事君三句此三句

已書出一個，急緩悅從，畫出一個，泄泄故帶口，結之曰猶有
查也，蓋猶查查非是，解查查之意，乃是說此正泄泄之是猶
夫，查查者也。○註：急緩悅從四字最妙，虛齋曰：此節務要以
下文來反証，亦在此四字看出。○以下文反
証本文，則下文理亦動矣，故曰字方有力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之
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
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
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
氏曰：此章言為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
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

參大全泄泄查查如此，君何用是臣為乎？故曰：今臣先立人
志，以帝王之道為必可信必可行，而責君以極難到之事，欲
其以仁心行仁政，此正以堯舜望其君，而不敢以庸常待之。

少尊君之至也，則謂之恭。人臣開陳善道，若何為仁心？若何
為仁政？使其君雖然知正理之所在，而邪僻之念閉塞不萌，
此防微杜漸，惟恐其君或陷于有過之地，小心以効忠者也。
則謂之敬。若度其君不足與為善，而不之言，或謂君為中，有
而不能以致大治，于是導之以功利而不輔之以仁義，此則
不恭不敬，而謂之賊害其君者矣。此為國者固當以仁心行
聞行先王之仁政，而非君臣同心
亦不能有成也，尚其共勉之說。

析講此節總申上三節，見泄泄之不可也。責難是大綱，陳善
閉邪是做責難工夫，陳善閉邪不平，陳善正所以閉邪也。多
方開導使其君知善道之所在，則所謂邪者自不得而入之
矣。恭與敬大槩也。一般只是恭意思
較濶大敬意思較細密耳。意本朱子

規矩章全旨

此章見為治不可不以仁意為首。二節欲人法堯舜
之仁，末二節欲人鑒幽厲之不仁。然鑒幽厲之不
仁，亦只是見堯舜之仁當法，當以法堯舜為主。中引孔子一
見出平翹翹即入乎幽厲，無中立之處，可以托足也。前恭
臣說後單言君而不及臣，意重在君，下邊也。然為君者至

此則為臣者亦不得辭其責矣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蓋所以為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為人之道

命泰孟子勉當時法堯舜以仁民曰凡天下事物皆有中正不可易之則規制器者員取諸規方取諸矩規矩乃方員之至不可以加損者也天下之為方員者其孰能外之若夫五品人倫人皆有之然或察之不能精由之不能盡惟聖人乃人倫之至不可以加損者也蓋人倫之貴賤親疎等級常變聖人則生而知之安而行之事事都合夫天理人情之極而造其至也天下之盡人倫者其孰能外之

所講大全蔡氏曰此以法之至者形容倫之至至字勿作高遠看惟盡故至見不可移易增減令天下萬世之人倫都可用之為法于世所以為人倫之至觀下文不法堯舜便慢君賊民離了規矩便不成方員可見言外便見人盡法聖人意不是徒贊聖人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

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

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

參序人倫莫大于君臣聖人莫盛于堯舜欲為君而盡乎君之道欲為臣而盡乎臣之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無有他也蓋堯舜之為君為臣皆道之至也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君是以庸君世主待其君不敬其君者也臣之道不盡也此舜之所以當法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是以殘忍虐其民賊害其民者也君之道不盡也此堯之所以當法也析講麟士曰人倫兼五典而專言君臣者立言之意本于當時之君雖臣猶是伴說也觀末一節可見○臣原以輔君為治為其道即法舜之事君亦法其為堯治民者耳○蔡氏曰此承上言惟聖人盡人道之極故欲盡君臣之道者必效法

刑舜若不法堯舜便入于不仁不以四句就是出此入彼意了故下引孔子之言以証之○欲為君三句言當法堯舜不以四句甚言堯舜之不可不法耳法堯舜何內張點出堯舜君道舜盡臣道意來堯舜盡君臣之道非有所增益也無所虧焉耳○欲為君盡君道不云是二句不是四句欲字連帶着盡字讀方是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
參序孔子嘗曰道只有二端仁與不仁而已矣由此言觀之堯舜之外別無君臣之道不法堯舜即入于不仁矣豈容中立者哉
析講道只有二個仁安得有二所云二者猶云此兩條路耳要見得仁之外便是更無別路可尋與處仁與不仁在孔子口氣中泛就天理人欲說君臣意補在後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諡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也
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
參淺說為君者至不法堯舜而不仁其禍何可言耶不仁而暴其民甚則身被弑而國以亡不仁而暴其民不甚則身亦危而國以削不但身受其禍而已且于其身沒之後據其暴行加以惡諡名之曰幽曰厲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亦不能違公義而易其惡諡蓋
百世不能改也不仁之禍至此
析講麟士曰按諡法動靜亂常曰幽殺戮無辜曰厲○盧齊曰言幽厲而不及桀紂者桀紂非諡也諡法周公始立也○慶源輔氏曰不仁有淺深而其禍有大小以幽厲視桀紂則幽厲雖未至于身弑國亡然死蒙惡諡予孫欲改不可不仁之禍豈不大可懼哉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

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

參序然則生其後者可不知所鑒耶詩云殷之鑒戒不遠在

夏后之世此正人當以幽厲為鑒之謂也鑒幽

厲之不仁以法堯舜之仁乃克盡君道也哉

析講麟士曰詩朱註為厲王作也殷鑒在夏蓋為文主嘆

紂之詞然周鑒之在殷亦可知矣則云殷鑒定謂周鑒也止

欲厲王鑒紂耳不然沈引一詩而

云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便無謂

三代章全旨

此承上章仁不仁之意而推言之雖自天子至

庶人知以國為主提隱世主全在惡死亡二字因其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

仁得之能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參序孟子做當時之不仁者曰吾嘗屏觀三代其始之得天

下也以禹湯文武之仁其後之失天下也以紂

紂幽厲之不仁蓋得失之關于仁不仁如此

析講仁不仁各兼心改說仁則人心附而天命歸天下所

得者此也不仁則人心離而天命去天下所由失者此也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謂諸侯之國

參序不但天下也國之所以廢興存亡

者其以仁以不仁亦有如三代然者

析講興不止存廢未至亡興存以仁廢亡以不仁故曰亦然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

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死亡

參直解是則不仁亦何在而可也如天子有四海者也天子

不仁則億兆離心便不能保其四海諸侯有社稷者也諸侯

不仁則身危國削便不能保其社稷卿大夫有宗廟士庶人有四體者
大夫不仁則覆宗滅祀便不能保其宗廟士庶人有四體者
也士庶人不仁則身罹刑憲便不
能保其四體不仁之得禍如此
析講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不仁總在暴民
上說士庶人之不仁凡縱欲滅理處皆是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惡去聲
樂音洛

強上聲

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

參淺說凡此不能保者皆死亡之禍也夫死亡甚可惡而所以死亡則由于不仁今惡死亡而乃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雖欲免于死亡其可得乎如惡之莫如為仁是在有國者矣

析講陳氏曰此承上章不仁身弑國亡而推言之也

愛人章全旨

此為當世之君好責人而忘自責者發故以反求求上工夫工夫既盡則自有正身之化因援詩以証之引詩重

自字與已字相應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

入不答反其敬治人之治平聲
不洽之洽去聲

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已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故此

合參孟子勉世主反已曰卿人之道在于盡已如仁者如于愛人之被其恩澤者宜親而附之也其或人不我親必我仁有未至耳則當自反其仁務使立不獨立達必俱達焉智者明于治人人之受其約束者宜順其治也其或人不我治必吾智有未及耳則當自反其智務使知無不明處無不覺焉有禮者敬人人之被其交接者宜報而答之也其或人不我答必吾敬有未盡耳則當自反其敬務外致其恭內積其誠焉

析講仁智敬俱就人君說愛人治人禮人即仁智敬之所發三反不徒空空自反便有愈加愛人治人禮人意仁禮易覺治人不洽如何反智蓋治人者政立政者智也○治人是立

何紀綱以整理人，不治即人不就。吾紀綱及其質者，請必知有未明，故處有未當也。三人字俱黃臣民三，自反是愈加誠切意。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是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參淺說不特此也。凡于所行處事接人應物之間，或有窒礙，不得其所欲者，皆反而求諸在己。惟恐所以處之者未盡其道，如此則自修詳密，而其身正矣。視聽言動好惡取舍無一不當乎天理，合乎人心，雖天下之大服而歸之。

豈特一家一國之人我親我治我答而已哉。析講行有不得二句，雖根上艾三自反來玩註着，如字，是推開說，不効有說專主處事物有說專言接人，似俱偏存疑。云修身尚有許多事，天下尚有許多人，非容易可了，必兼應物處事接人言之方備。○反求工夫毫不外鶩天下歸之。○人身上來深明其不必外求也。○大全饒氏曰：上三面向包，推未盡，所以下面又說皆當反諸己，添個皆字。

詩云求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參序詩云：八能常言，合乎天理則天降多福，皆自求之者。然則天下之歸皆由身正，夫豈徒致然有御人之責者其反已自勉而可矣。

析講求是無間斷意，反求正是配命之學，皆反求正是求言，天下歸正是多福，其身正而天下歸正是康求。

人有章全旨

此承上章身正而天下歸之意，以立重家之本在身。二句，蓋身乃由家及國及天下之根本。孟子欲揭此本，以示人故舉恒言以推及之。欲為君者知端本澄原之道也。只重本上序意，輕天下之本二句。輕欲是恒言所已及求，二句重發是恒言所未及。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

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恒胡登反

恒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為是故也

參蒙引孟子原人知本曰天下之理常寓于恒言不可不察也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然人雖言之而未知其所以究乎其本也吾嘗因其言而推之其言天下而即繼以國遠由

于近天下之本在國也其言國而即繼以家外由于內國之本在家也此恒言所及而其序自寓焉者也而家豈獨無所本哉家之本又在身蓋一人者遠近內外之所觀型也此又

恒言所未及者人其可不修身以立天下國家之本乎析講本文雖通說下其意天下國家之本俱在于身身修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理矣三本字無工夫而修齊治平之意已該在其中○饒雙陸曰國王畿之內天子所治天下四方諸

侯之國天下取則于國國取則于家家取則于身○人有恒言猶云人所常說的話也觀有字可見不是恒人之言小有辨○上二本字乃是未中之本特引起下二本字耳重本句

為政章全旨

此承上天下國家之本在身而言重不得罪于巨室一何德教洋溢便是為政不難見操之有要不得罪于巨室是身朝大臣見情最親位最尊而難以力服者不得罪不是委曲承順是修其身使舉動合理自不致怨怒也修身即在不得罪裏面不必另講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
一國慕之
一國之所慕
天下慕之
故沛然德教
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太家也得罪則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邑人視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為患甚矣然或者不脩其本而遠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脩德以服其心彼

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隔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慶所謂
韓弘與疾訛賊承宗斂手割地非朝廷之力能制
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罷服其心故稱正此類也

余蒙引當時諸侯皆以德教之不能廣被為患而不知其本
之不修故也故孟子曰人君而欲為政于天下使德教廣被
此固事之至大者矣然以我觀之自不難也蓋其本只在正
其身凡舉動施為皆合于本中正之道不使有非理致怨
以得罪于巨室耳豈既不得罪于巨室則巨室皆悅服而慕
之矣巨室者一國人情之所瞻屬也巨室之所慕節令一國
皆中心悅服而慕之則一國者又天下之所向視也一國之所
慕節令天下之國無不中心悅服而慕之從心慕我則我下
政自易施于彼故德澤教化自沛然洋溢乎四海而無遠弗
屆矣孰有阻其聲教者哉為政又何難也人君及躬以求之可矣

析講為政二字即德教沛然足也但首句懸空說起宜透曉
之○世臣非一代之巨木家是貴官之家是兩項○一不得
罪便是慕了慕非但愛慕乃心服其德教也○不得罪者非
巨室不罪我乃我身上無匹罪之嫌自念他不得罪我也○
巨室慕而一國天下即慕者乃人心不約而同非國與天下
向巨室探消息○為政有截住權之有要不得于威力故
曰不難下正言其所以不難也天下與國皆根巨室說德教
之溢在巨室上來惟向慕有素則君與臣民之心合而為一
故德教之施道邇其悅服之機即沛然無阻也此二句不獨
人慕意而結言之以申明為政不難之意

天下事全旨

通章為耻受命于大國者發在首節義上言順天
以圖存下言回天以立命不自強則為景公之事
吳能自強則為文王之得命信誓不得本師文王也○孟子
本意不重順天意重在修德師仁以回天上觀朱子總註不
能自強云云可見孟子原非以事大望諸侯也引景公正見
不能自強故不克于人殺以起下及之諸侯不能自強而徒
欲求免役于人必不可得正見修德自強之不容已也首三
節意實只徹入以修德耳重在如耻之三節上若以受命于
人為順天恐非立言之旨○異性在不可為象象仁字是一章

骨子大體大貫與
師文王正係于此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脩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參序孟子勉當時諸侯強仁曰竊嘗覽古則今嘗天下有人皆修德而位必與德稱諸侯德之小者見役于天子之大本德諸侯賢之小者見役于天子之本賢其相為事使惟以德也若天下無道人不修德但以力相尚諸侯國之小者見役于諸侯國之大者諸侯力之弱者見役于諸侯力之強者其相為事使惟以力也夫有道德不為人而為人所役無道力不為人而為人所役斯二者皆理之當然勢之不得不然天之所以在也若能度德量力而服其理以役于上德大賢順其德以役于大國強國則有道必蒙眷顧無道必免侵凌而國以存不然而逆其理勢者則有道必致貶削無道必廢侵奪

而國以亡必然之事也

析講大全問力役亦曰天何也朱子曰到那時不得不然亦是理賞如此○饒氏曰雖曰時勢如此然有大德者便能回天便勝這待勢如下文主云云○蔡氏曰此節推論個理勢見人當聽命于天力之大小以土地言強弱以甲兵言上役字是心服下役字是力服順天逆天重小德小賢與小弱遠近故有小賢大賢此節上三句提起看側重無道邊為當時言也故繼以齊景公及師文王之說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女去聲

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世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為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參大全順天固可圖存然欲回天以立命者惟在自強而已彼齊本強大之國至于景公不能自強干政治所以強大之

吳得以役之故齊景有言曰凡一人既不能昌大其國而出令
以使人又不能屈已自下以聽人之命是與人睽絕而失其
和好也于是涕出而以其女出嫁于吳

特以吳之強大而齊不能與之爭故也

折講此雖引証能順無道之天亦見其徒耻不能自強以起
諸侯不能自強者○絕物即是逆天涕出即是耻處下文耻
字從此討出乃激發今人羞惡本心○備考越絕書闔廬伐

齊大克取齊王女為質子為造
齊門齊女思其國死葬虞西山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耻受命焉是猶弟子而耻
受命於先師也

言小國不脩德以自強其般樂怠教皆若效

大國之所為者而獨耻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合衆夫以齊之大國一不能修德自強遂至見役于吳如此

况小國乎今也小國不能自修德皆若師大國般樂怠教之

為而備耻受大國之命焉是猶弟子而耻受命平先師也欲

不為之彼其可得乎

析講麟士曰集註不可得也四字妙正解是猶弟子句先師

先字勿泥○景公涕泣女處亦是耻受命○孟子不是要小國

不耻受命是要他耻受命而自強不耻受命似順天而非也

自強曰天為意順也蓋天兼理勢受命順勢之

當然自強順理之當然此通章上下關合處

如耻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
年必為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耻之心而勉以修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

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差蓋

天下雖無道然脩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為吾役矣

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

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耳

泰大全誠如耻之則莫若反其師大國者而師文王以脩其

德師文王以修其德則德至可以回天將見國大者所乘之

勢稍易太約不過五年國小者所乘之勢稍難亦大約不過

七年必然人心奮國勢振而小可大焉
可強大國反為吾役以為政于天下矣
祈講趙注文王時難故百年乃洽今之時易文王由百里起
今大國乃餘千里故五年足以為政小國次之故七年○此
大國不是上所師之大國乃大國而弱為人役者註大國反
為吾役則所師之大國也○逆天既有所不
可受命又有所不甘兩路逼出向為仁一邊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

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音扶好去聲 ○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
言以言文王之事履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
臣也膚大也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
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
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周矣所以然者以天

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商土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祿
獻之禮助王祭祀於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
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
敵於天下也不可為衆猶所謂難為兄難為弟云爾

恭序文主之事何如詩云商之孫子其數不止于億然上帝
既命于周則凡其子孫維于我周是臣服矣所以維臣服于
我周者以天命靡常歸于有德故也故不但孫子服之凡殷
士之容貌膚大才能敏達者皆執祿獻之禮助祭于我周之
京師焉孔子讀此詩而嘆曰我周至仁商孫至衆以衆逼仁
但有歸心效順而已則衆失其衆而不可為衆也夫國君誠
好修德以行仁將天下尊親之無與為敵此理勢必然復何
疑焉由詩及于言觀之可見文主惟以仁故能為政于天下
欲為政于天下者洵不可不師文王之仁也

析講真西山曰以商之孫子而為周之諸侯以商之美土而
奔走周廟之祭天命何常之有哉成湯惟其仁也故天命歸
于商紂惟其不仁也故天命轉而歸周○蒙引國君好仁二
句只做孔子說下文今也字面方是孟子說當時故此條集
註云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云云○存疑此正明文王為政于

天下之事以見其可師仁不可為衆是孔子釋詩之言乃承其履不億句說下二句又放開說蓋因文王而泛言其理也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脩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參大全也耻為大國所役欲無敵于天下而不師文王好仁是猶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然則誰能無敵于天下而不以仁乎夫亦盡人以俟天勉為賢德而可矣

不仁章全旨

通章重自取一字首節言不仁者必有敗亡之禍下明其出于自取也自取意首節已含而未露也引孺子歌及孔子咏嘆以發明之四節詳自取之寔末又引書以証之總是喚醒當時之迷句句是不可與言却句句悚他聽言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菑與災同
樂音洛

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

參大全孟子于微當時不仁者曰人君有其國家而欲長保其國莫貴于聽言若不仁者私欲蔽障喪失本心而可告以忠言也哉但見其顛倒迷謬不知危之所以畏反以危為安不知菑之可虞反以菑為利不知滅亡之可懼反以取亡之道為可樂而恣為之雖告以忠言必不見信有卒至敗亡已耳不可言之禍如此使不仁而可與言則是感悟有機稅故有路亦何亡國敗家之有惟其不可與言所以卒至敗亡也

析講天下豈有安危利害樂亡之人據其作為却俱是與危亡的道理。真西山曰自古危亂之世未嘗無忠言直諫管諫紂矣召穆公嘗諫厲王矣而二君皆不聽者蓋其心既不仁故顛倒迷亂以危為安以蓄為利以取亡之道為可樂也。饒雙峰曰要君樂其所以亡一句他只愛那荒淫暴虐所以取亡的事故雖危自以為安雖蓄所以為利便會自取之意下四節遂承言之。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

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浪音郎

滄浪水各縛冠系也

參序夫有言不聽其致敗亡不仁者于此亦復何諫之咎耶昔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之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之足孺子無心而寄詠如此

析講大全倪氏曰孺子之歌全無心○講滄浪四句兩可以字亦自有味○新安陳氏曰漢水東流為滄浪之水見禹貢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

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每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矣

泰淺說孔子聞之而驚其弟子曰小子聽之此孺子之歌有至理也均此水平均此濯耳惟其清斯以之濯纓惟其濁斯以之濯足矣貴顯具用非人所為皆水之清濁自取之也小子不可不知也

析講大全陳氏曰此孔子所以為耳順也斯字從上可以字生來自取又從斯字生來○二斯字重看就水說而意自廣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

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夫音扶

所謂自取之者

泰序由孔子之言觀之天下之事其孰不由于自取者乎夫

人必自侮焉然後人從而侮之是侮雖在人而足且不能修
身惡之也家必自毀而後人從而毀之是毀雖在人而足以
不能齊家取之也國必自伐然後人從而伐之是伐雖在人
而實以不能治國取之也變不虛生惟人所召
蓋如此信乎亡國敗家其非不仁者自取之矣
析講此節則詳自取之定從孔子之言而推廣其所未發也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
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紉序書太甲篇曰天降之灾孽則修德可禳猶可以違而避
若自己所作之灾孽則不義速禍不可以逃而活此即自侮
自毀自伐之謂也嗟乎雖危亂之世未嘗
無忠言有國家者其無踵不仁之禍哉

桀紂章全旨

此章總是教人君為仁以圖王意以得天下為主
以仁字為綱仁民之要在所欲與聚所惡勿施

二語能如是則可以謂之好仁而不仁者皆將敗民以歸之
其王天下也執禦綱分之前三節皆民心向背之機係于仁
今天下節見一好仁即得民而易于王欲勸當時諸侯為仁
正意全在乎此末一節申明好仁當速而危言以激之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
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
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
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是猶
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
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
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
參序孟子勉當時仁民曰天下之得失多故而當審其致之
之本彼桀紂之有天下而失之也由于百姓離散失其民也

失其民者由于人情怨怒失其心也由此而觀可見得天下有道惟得其民斯有人有土而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惟得其心斯近悅遠來得其民矣至于欲得其心又有道凡民心有所欲皆與之聚之民心有所惡皆勿以施之我有愛民之寔心寔政則民得遂其生而樂屬于我矣得仁心之道不過如是爾也而得民得天下不外是矣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

走音

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泰序所以然者欲與聚惡勿施此所為仁民之所欲在此也欲在此則自歸乎此矣民性之歸仁也以望澤之本情趨感息之樂地猶水之就下其性所趨在下獸之走壙其性所適在壙其勢原莫之能禦也天下無不就下之水無不走壙之獸又豈有不歸仁之民乎

上○猶水二下句狀其欲歸之心其性便之獸走壙見其情樂之與聚惡勿施所謂仁也我既行仁則民之求遂欲去惡者舍此安歸此正申明上文得仁不外與聚勿施之意

故為淵，為魚者，獺也；為叢，為斃爵者，鷓也；為湯

武，為民者，桀與紂也

為去聲，斃與驅同，獺音

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鷓食雀者也。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泰淺說民歸仁之切如此而况乎有不仁者之迫其後乎。故魚本欲淵以長頰之故，益進而趨于淵是為淵斃魚者獺也。民本欲湯武以畏桀紂之故，益進而趨于湯武是為湯武斃民者桀與紂也。甚矣仁之勝不仁也。析講歸仁之心非因斃而始有乃因斃而益切此二節是又將得民心以得天下之緣故說極明透以為下鼓動今天下之奉本而此節又以足上節歸仁之意。○魚爵二句即物情以

决民心之去暴歸仁也為字或字要得其意蓋無敗民之心而有歐民之理無為湯武之意而有為湯武之機也此湯武之所以得民得天下而土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歐矣雖

欲無王不可得已好為王皆去聲

乘衆引今天下之君使有好仁者出焉與衆勿施有如湯武則諸侯之不仁者皆為之歐民以歸之矣民既來歸斯得天下雖欲無王不可得已析離民心離乎彼歸屬乎此有所屬生乎有所歸但戰國時七雄之民多是離心者惜無一人能行王政以收之耳今天下三字有味亦是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之意也上好仁之君此不仁者皆為歐民以歸之所謂得民心斯得民也王天下所謂得民斯得天下矣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

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

死王去

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輕久之艾固難卒辦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合參好仁固必致王但今之欲王者平日當痛虐政大失民心以致國勢憂辱須在乎急行仁政以結民心而後可以回積弊之勢猶七年之病病根深矣在乎急求三年之艾以治之而後可以愈不痼之疾也三年之艾不能畜之平日而自不畜之猶可也苟不及今日畜之即終身不得而病終不免于死亡矣然則為仁者平日既無積久之功今日不可無必為之志苟及今不志于仁則民心日離國勢日促終身憂辱以陷于死亡矣其能王乎析講欲王即欲得天下意今之欲王者三句時義不同一王時之後而計之晚則不得重改圖之速意一主民心既播在急于好仁以收之則與下憂辱意不粘貫心如前說平日不

仁以致憂辱今宜急行仁以致王意友能使前後相貫得去
○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喻行仁當急也時雖多用深仁
厚澤字不知不重深只重急也志非死志有奮然為仁意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本雅柔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泰序詩云其何能以自善乎惟相與及于陷溺而已此則不仁之君終身憂辱以陷于死亡之謂也豈但王不可得哉有國者其富楊然傲省而志于仁矣
析讀前引執熱之詩喻如火益熱非仁無以沃之而解其熱此引胥溺之詩喻如水益深非仁無以拯之而救其溺此說亦有意但不可作正訓

自暴章全旨

此章總為暴棄仁義者警重一自字註言道本固而有而人自失之是也人之安宅人之正身言人之字正見得乃人所有所以失之為可哀也仁義二字是一章骨子前後兩節全是慨人自絕于道中
一節雖言道本固有亦以起下節絕意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

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

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為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為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患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人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泰序孟子曰人性本善皆當自勉以求盡其道但人之于道必待相與言而後明乃世自一等自家暴害自家者不可與有言以相為道示也必待相與為而後成乃有一等自家棄絕自家者不可與有為以相善厲也何謂自暴如禮義至美乃不知其為美而言則非毀之謂言性本無禮義則雖與之言彼必乖戾而拒之不信所謂自暴如此也何謂自棄仁義

在身乃謂吾身不能居之由之則雖與之為彼心內循而絕之不行所謂自棄如此也此其所以不可與有言有為也析講可與有言有為且虛說下四句正發明之此雖係氣質實是真心之陷溺來也自暴自己賊害自己也自棄自己棄絕自己也將吾性之體自為賊壞故謂之自暴分中應得之物自為拋棄不取故謂之自棄語類看來自暴者便是剛惡者之所為自棄者便是柔惡者之所為禮義猶言道理仁義乃是落字故下只申言仁義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安也乃天理之備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泰序彼自暴自棄之絕于仁義者皆知仁與義固甚切于人者乎仁為天理之公處乎其中無一毫人欲之傾危是人生至安穩之宅也義為天理之宜履乎其中無一毫人欲之邪枉是人生至正大之路也

析講仁人之兩句語氣猶云仁義非別的就是你的安宅正路是真切譯不是譬喻語蔡氏曰提出人字見仁義在人本至美而無可非亦自有而必可能正是喚醒暴棄者處安宅正路勿作喻言安宅是于天理上存心安身自是妥貼安穩與從欲則危相反正路是于天理上往來出入自是蕩蕩平平與行險僥倖相反俱以性之德言勿分內外提出一人字正是見人之所以為人者此也安宅一詞重看見人自家的美德自家的良能原暴棄不得的

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舍上聲

曠空也出行也此章言道本固存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泰序安宅則人所必當居乃有安宅自曠之而弗居正路則人所必當由乃自有正路自身之而弗由細較之深良心喪失哀哉吾不知別棄者之所終也也析講大全朱子曰曠其安宅則必放僻邪侈而安其所不可安之居舍其正路則必行險僥倖而由其所不可由之塗安宅正路人皆有之而自暴自棄以至于此是可哀也饒雙鑑曰前面說暴棄兩種人後面說不居不由又只指自棄者言之何也蓋非毀禮義之人已不可教諷矣不能為只是為

之不再耳尚知得可居可也所以可教故孟子復哀
憫以警醒之猶致望之之意焉此解亦有見并錄之

道在章全肯

此為賢智之徒思以道術易天下者發不主人君
信率說首二句慨人昧道而求之過末二句亦以
道之所在而不必過求也註云親長在人為甚邇親之長之
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深體會之本肯然矣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

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納邇占字通用
易去聲長上聲

親長在人為甚邇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
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
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參紹聞編孟子曰率性之謂道道為吾之所固有本在爾也
乃以爾者為不足求而求諸遠道之謂事事為吾之所能
本行在易也乃以易者為不足求而求諸難則人之邇也不
知道不外乎親長之聞而親之長之即其事也但人有親人
人親其親人有長人人長其長則家皆孝弟俗皆仁義而天下

治平矣夫天下之勢若遠而欲天下之平豈難要不外乎
親親長長之間信乎道之近易也然則舍
此而他求焉不以遠且難而反失之乎

新講胡雲峰曰此道字是天理之自然此事字是人為之當
然道求之遠其事便難天下之不平皆由于此親長即是天
下平此孟子性善宗主運天下下當性之要道也天下平
總要發出不必求之遠難意蓋親長而天下猶不平則當求
他道以平之而道便不盡于遠與易矣親親長長而天下自
平可見親長之外無道不必求之遠且難矣本又有道有事
而註止云道不外是首事即所以行道非有二也
要者兩
在字其意在下
人外無道即其人而存故曰邇道外無事
盡其善而道畢故曰易總見道是平坦無奇的舉天下不能
異其範圍兩求字在刻意過求上看若外親長而求則遠難
了豈知遠難非道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天下皆孝子
弟弟道德一而風俗同此即是天下平非由此而後可平也
○味人人字天下平字似亦可對人君說然大學一書豈必
自士大夫以下便不許讀此等亦只
論其理同覺堯舜孝弟人人可為也

居下章全旨

此章以誠身為土，明善是誠身內事，首節見動物必本于身之能誠，大節是原其身之真誠，末節決言誠身之必動物，以終首節之意。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不求諸身而具所以為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參大全：孟子勉人思誠曰：居下位而欲治其民，其道在于獲上。苟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民不可得而治也。

獲于上，有道必須求友，信服然後稱譽，薦進若不信于友，則名譽不顯，上何由知，弗獲于上矣。信于友，有道必須大節無虧，方可取信于友。若事親弗悅，則素行不孚，人何由信。弗信于友矣。悅親，有道必出于誠心，乃可。若反諸身不誠，外面假為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不悅于親矣。夫由獲上，信友悅親，推之而惟在誠身，則誠身要矣。然誠身又有道，必自知善之可為，然後隱微之際無一事爭欺之意。若不能即事以窮其理而推極吾之知，則為善之心不實，身便不誠矣。惟能明善以誠身，則事親為是孝，交友為是信，事君為是忠，治民為是政，誠立而萬善從之矣。

折講此節，孟子所述之意與中庸不同。彼一在存心，一在素定此，只歸重誠身上。獲上等離相因說，下其意總是能誠其身之所推而所謂明善者，亦不過證其誠身之端而已。只是誠身內工夫也。獲上等須句句照定誠字，獲上以是心，固結着心也。信友以是心，于友也。悅親以是心，論親于道也。獲上信友等皆以有道言，豈有不由其道以求之者矣。若說悅苟容以求獲乎上，便依諾隨以求信乎友，阿意曲從以求悅乎親，實行助長以求誠其身是也。所謂誠身能定踐其所明。

之善而有諸身之謂。又謂身是反求于心不誠是不曾定有此心也。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衆直解明善以誠身其切要如此是故誠者都是實理此理之在我本無不誠者乃天命之初所賦于我本然之道也但在天本無不誠之理而在人客有不誠之心則用工夫以思復其誠以全此天道者乃人所當盡之道也所以誠身之功不可不勉也。

析講兩句一直誠下而歸重思誠邊此節承上之所以當誠者何也以理之在我者本定而人實定之也。思誠者恐有不定處便思去定他內有明善工夫明善是格物致知思誠是毋自欺謹獨明善所以思誠也意本未了。這思字寔是著手親信友愛上治民處體認不是空思。存疑誠者天之道此天之道自在人者言天之道本無不實理之在人者無不實是亦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是君子誠之為真意二句總是一理本定而人之當定也。○非泮誠者有天人蓋惟原人之本有是誠重在思誠上。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當潛心焉。衆序果能自思誠之功以至子念念皆誠是謂至誠誠到至處自能動物以之事親而親悅以之取友而友信以之事君而君用以之治民而民從而猶有不動者決未之有也。若夫不誠則未有能動物者也人可不務誠哉。析講此節重上二句不誠未有能動決言至誠之能動與可離非道也。一例上節重當誠此節重能誠。○蒙引此至誠是自思誠而至干誠者也誠能動物即中庸誠則形著動變化者一理也。○思誠為修身之本註說極有理蓋思誠與倫身不是兩時亦不是兩段明善與思誠亦不是兩段工夫大所謂思誠為修身之本者特以不日修身而必日誠身故以

立此說也。○覺軒蔡氏曰：子思以誠之言，人之道，而孟子易之，思誠子思言形著動變化，而孟子只言動者以思出于心于學者，用功尤為有力，則所謂動者正指上文獲上信友悅親而言也。

伯夷章全直

此章也。當時諸侯師文王以行中政意前二節言文王行仁政以係人望而因失其係天下之心求節重勉諸侯行文王之政不專重養老也。養老特王政中一事耳。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

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

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

養老者，

辟去聲

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伯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

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養，非求仕也。

參淺說：孟子曰：今天下莫能定于一者，只所行不得其政故也。試以文王觀之：昔商紂毒痛四海，播棄老成，伯夷、辟紂之亂，隱居北海之濱，蓋非君不事矣。及聞文王起為西伯，于是奮然興曰：何不歸來乎！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養老者，我可歸之，以就其養矣。太公辟紂之亂，隱居東海之濱，蓋非時不出矣。聞文王起為西伯，于是興曰：何不歸來乎！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養老者，我可歸之，以就其養矣。

析講作是起而在西伯之位。○麟士曰：集註庶人之老皆無凍餒訓，善養是然，鰥寡獨四字却不可加于二老。○盍來只言其來也，似併不謂出，鰥寡時不然，孤竹君獨不發，鰥寡之憂，為敗興矣。○史記齊世家：大公望呂尚者，東海人，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于呂，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支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

二老者天下之六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

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為往

焉於度度

二老伯夷太公也太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衆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其意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

參淺說夫伯夷太公齒德俱尊非如常人之老齒尊而已乃天下之太老也既曰大老則有以係天下之望如彼為天下之父而天下之人皆其子也而歸于文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寧有背其父而他往者乎故一老歸而天下無不歸心矣

析講蔡氏曰莫莫于父而德則天下之達尊莫親于父而德則懿好之最親故曰天下之父焉往只是心歸此亦不約而同之理張南軒曰張良歸漢項氏以亡孔明在蜀奈綱幾振亦庶幾為當時之老者其所係輕重固如此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

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太國五年在其中矣

合參夫文王能行王政而得天下之歸如此當今諸侯有能以文王之所以治岐者治國比甲里樹畜之教饒寡孤獨之養悉舉而行之則必有老成賢哲之士如伯夷太公者歸以為民望而天下歸心矣七年之內必能統一四海而為政于天下矣有圖王之志者何憚而不師文王耶

析講行文王之政泛說包養老在內必為政于天下應上人望先歸而衆皆從之意○趙註文王時難故久衰周時易故速也上章言太國五年者太國地廣人衆易以行善故五年足以治也

求也章全旨

通章以強兵作主上一節即富國之罪以甚強兵之罪下一節即連諸侯辟草萊之刑以甚善戰之刑引孔子言不重只為起下節觀况字可見服上刑暴不吞吞死來着眼在君不行仁政一句見欲輔君圖大何不輔之行仁政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參序孟子為當時強兵者罪也曰昔孔子弟子求也為季氏宰無能匡正季氏以改其舊日之惡德而設法催科民無逋負所賦之粟倍於他日孔子曰求之黨惡害民如此非我徒也小子鳴鼓以攻其罪可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

於死為去聲

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况為土地之故而殺入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參序由此責求之言觀之凡君不行仁政以厚其民而為之臣者反為之聚斂以富之皆名教之罪人見棄絕于孔子者也夫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未至殺入也孔子猶惡之况此而况于為君強戰者乎欲強戰者爭地以戰則必求無其地而殺人盈野爭城以戰則必求得地而殺人盈城糜爛其民肝腦塗地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贖其罪而容之也析講率土地句直用肝腦塗地之義極只形容殺人之難也不容于死見得一人亦償不得盈城盈野之命如所謂死有餘辜是也○強戰所以甚于富國者全在殺入二字所以加况字以甚之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

地者次之

辟與

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

參序強戰之罪大如此因罪定刑而可以知所不赦矣故善戰者當服最上極刑以正其賊君殘民之罪至于縱橫游說連結諸侯與兵構怨以致民于鋒刃者即次之變亂井田開闢草萊以其土地分授于民使任耕稼為聚斂計以濫民之膏血者又即次之有王者起按法以誅所必然者乃今之諸侯不以爲民賊而以爲良臣何哉無怪乎禍亂之相尋不已也

析講麟士曰兩次之猶曰即次之言皆有罪也不是怨之詞○連諸侯者雖動天下之兵未嘗身任殺人之事辟草萊任土地者雖主當國而不恤其民亦未有殺人之事作我軍解次之方得若出孟子口中即是開釋之文非語氣矣淺說達說講俱不是後次之作又次下連諸侯者却似無妨○如群凶對峙罪案自七差等然而皆不赦也○盡地力開阡陌其意只是欲富國不是欲爲民皆爲君聚斂之徒也故亦次于刑

存乎章全旨

此章爲徒觀人以言者發存乎人二句且虛眸子不能掩何正見其莫良明中正四句正見其不能掩掩文平意申重不正一邊下節度字亦重不掩不能掩相應張南軒謂爲人觀者亦當知檢身之要言外亦有此意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曾中正則眸子瞭焉曾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眸子眊瞭音了眊音耄○良善也眸子曰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胸中正則神精而明下正則神散而昏參序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蓋人之善惡生于心心之精神見于目意念一起即形于瞻視故眸子不能爲人掩其心之惡胸中所存者正則心無所蔽神清而明眸子瞭焉倘胸中所存者不正則心有

蔽神散而昏即睥子既焉不能掩其惡如此此其所以良也
析講良者身然而然真而無偽故為良○存乎人二句只就
人之下身言若直就最好觀人說未免為下地步胸中正四
句重下二句正見不能掩其惡處上二句只帶言之

聽其言也觀其睥子人為度哉

度音樓焉於處反

度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
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為睥子則有不容偽者
命然則觀人者雖曰不知言無以知人而亦豈可徒聽其
言而已哉如既聽其言也以審其心之聲又必觀其睥子以
驗其目之神如言善而睥子又睥也則其人之正可知也如
言雖善而睥子不免于睥也則其人之邪可知也
可知也人為得而度哉此觀人之一法也
析講人為度哉非說人不能掩過說我如此觀人定不為人所掩過了○翼註承上文言睥子之良如此觀人者不徒聽其言而必質之于睥子則人縱能匿于言必不能匿于睥子
什不失

恭者章全直

此章專論以聲音笑貌辨恭儉之名者發上二句止下二句反末句正足上惡得為恭儉之意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

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

貌為哉

惡平聲

惟恐不順音恐人之不順已聲音笑貌偽為於外也
亦存疑孟子舉恭儉之寔以明時君之不然也曰恭儉者人
君之美德當時之君有以恭儉自名者然我觀寔是恭者便
存心謙讓而不侮人寔是儉者便存心樽節而不奪人令之
侮奪人之君其心驕而後惟恐人不順其侮奪焉既無恭儉
之寔惡得名為恭儉然則彼所謂恭儉者特聲音
笑貌偽為于外耳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析講太全胡東峯曰恭者便禮下而不侮人儉者便取民有
制而不奪人不侮者恭之驗不奪者儉之驗否則惟恐不順
已驕侈之欲耳○恭者儉者是有恭儉之寔德而名之為恭

孟子卷之十一

三十四

儉者惡得為恭儉是不得名為恭儉之意是恭儉者便不
稱奪人若是侮奪人便不是恭儉五句一正一反上一句是
恭儉之有其寔三句見恭儉之不可偽為也侮奪人之看
亦有致飾于儀容度數之間而自以為恭儉者故孟子以惡
得為恭儉正之○不侮奪蒙引兼本國鄰國二義如本國則
以禮接下取民有制于鄰國則不凌弱小不侵土地皆是○
不侮不奪要根心言方與下聲音笑貌相反○聲音是偽為
恭儉之言笑貌是
偽為恭儉之態

淳于章全旨

此章見齊世者必不可狂道首飾借事見援嫂之
可通權下見援天下之不可以通權要之權者稱
量輕重以取中之謂援嫂時避嫌輕而援溺重出處時守道
重而成功輕孟子若在道以為援
則非其道而非矣又安所謂權乎

淳于冕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
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

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與平聲
援音受

淳于姓影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
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
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參序淳于冕因孟子不見諸侯而設問曰男與女授受不親
手者果古之禮歟孟子曰此所以別嫌明微是禮也曰設使
嫂或溺水生死之際事在倉卒爲之救者則親援之以手乎
抑拘授受之禮而不援也曰嫂溺不援則忍心害理是豺狼
也蓋男女授受不親者禮也所以守其常也嫂溺援
之以手者權也所以濟其變也權固無悖于理也
析講禮記內則男不言女女不言外非祭不相投器○
曲禮云男女不親授授如不遠問○冕意不在問禮在詩出
一權字爲下章言張本○朱子曰事有緩急理有大小此等
處皆須以權稱之○北溪陳氏曰中者理所當然而無過不
及者也權者所以度事理謂以其當然使無過不及者也○
蒙引權只是禮之變者非有背乎禮乃季
曲以成乎禮也故曰權非體道者不能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其正也

泰序既得孟子從權之語因而折之曰今天下生身憔悴如溺于水矣帝一燬聖賢視天下為一象不容守道坐觀正此其時而未予乃守不見諸侯之義不從

權以援之何也毋亦守常而不達變乎析請從權不但見諸侯便有金所學之仁義而從當時之功利意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

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任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已守

道所以濟持在道何人徒為失已

所以救世以有道也此也救嫂徒以手也道必自重然後可以濟人若任道求合則其勝為道既自放倒矣天下豈一乎

可援乎子乃欲我徒以援天下之大乎子不知守道亦何可言行權矣

析講存疑孟子所謂權在道之內也所謂權在道之外事處

其變常道不可行于是因而通之而不少失乎道是謂在道之內若遂越常道以濟事功是謂在道之外○彙解權所以

權物之輕重兩邊俱是道理但有輕重之不同舍其輕者而從其重者故謂之時中若離了道理更何處着權字此漢儒

反經合道之說為程子所不取也○註中先失其援之之具意最重在此求合便是枉道在道便是失其援之之具矣

公孫章全旨

此章總見君子善成其子之術重勢不行也下句也教必以正一段正見其勢不行處易子而教一句正通其勢之不行處末節申所以易教之故通為天下之中人而發非所論于子之智者也○本抵子之賢智者少愚不肖者多此章是就人情多處說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

參淺說公孫丑問曰父之于子宜教之無不至吾聞君子之不親教其子何也析講君子不教子想古有成語觀易子句可見不必如蒙引推孟子說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參序孟子曰非理不當教也乃勢不得行也何則父欲親教則必于立身行己之間皆教以正道或以正道而其子不率

行則拂其教之之意而父必繼之以怒而責責之矣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而夫子之身未必盡出子正道既不率教且有後言則是子又傷其父也父子相傷則害天性之恩而陷于惡矣故曰勢不行也折講反夷反字從愛字生來註意妙然有似于不愛故曰傷其子則惡矣惡字猶云非不倫之美事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參序夫親教則至于傷恩不教則至于害子古人有見于此故已存子也易他人而教之析講易子而教以重己子而教之于人不必泥相易意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善于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參序如此者正以責善乃朋友之道父子之間貴以恩相濟不相責善責善則情意乖戾家庭之內以和順為祥乖戾則不祥莫大焉故易子而教乃君子善全父子之道也析講責善即教以正也離即相夷也不祥即惡也然上意純反說此節重首句正論其理而下一句帶看責善重父責子之邊○此節正推上易子而教之由責善謂必使改過以遷善而求之太深督之太過也離以情義乖戾言楊龜山曰父子之間雖不責善豈不欲其為善然必親教之其勢必至于責善

事孰尊全旨

此章總是要人守身以事親意首四句平說不失其身二段方側重必能守其身乃能事其親此是下章綱領執不為事二段又探出本字來以明其大本二節引曾子做不樣子曾子正是能守身者故舉其養志之事以為法既能養志則平日決不肯失身不義以傷親志不待言矣故後兩節只言事親而守身自在其中虛齋次崖謂末二節不必復極守身其說少謬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而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守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一牲之養亦不足以為孝矣參序孟子曰凡人分有所屬而祇承者之謂事事孰為大事親為大聚百順以奉一人非細故也責有所屬而謹持者之謂守守孰為大守身為大舍其善而歸一己此宏圖也大親者身之自出身者親之所生則事親尤責于守身也誠能以道自守不失其身則全受全歸或論親之道者有之或顯親以名者有之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此有以盡其大矣若失其身不守則虧體辱親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而大者俱喪而無餘矣析講太全陳氏曰初言事親為大守身為大二者分開乎說繼言不失身則能事親二責為一分重輕說與前章悅親在于誠身同意○虛齋曰虧體辱親即是兩意如不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此不虧其

體之謂也。如云將為善，思歸父母，令各必果，將為不善，思歸父母，惡名必不果，此不辱其親之謂也。能事親尚有許多說，親于道的事不是一守身，便了却，但緊關處全在守身一着。王觀濤曰：不失其身，則先足為親之榮，而親心慊矣；又加奉養，子道斯盡，一失其身，則先足為親之辱，而親心不慊。無論奉養厚薄，皆是不能事親者。如此以親心立說，與下善志相關。

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

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參序夫事親何以為大也，事君事長孰不為事，而敦孝為行之原，事親事之本也。守身何以為大也，守國守官孰不為守，而躬修為萬化之根，守身之本也。惟其為本，所以見其為大也。

析講大全陳氏曰：事之本，守之本，應章首四句分三二者，平說。上節大字虛此節方就本字以寔其所以大也。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

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皆各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參直解親身為事守之大如此，則守身以事親之道，憤何如。觀之曾子可見矣。曾子養其親，曾皙每食必然有酒肉將徹，必然請所與，或父問有餘，必然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

曾死曾元養曾子每食亦必有酒肉將徹則不讀所與設親問有餘則曰亡矣其意將以與進于親不欲以與人此所謂甘旨為供特以養親之口體者也若曾子必請所與以迎親意于未形之前而又必應曰有以承親意于已形之後則可謂養親之志而不忍傷之也惟曾子能守身故能事親如此則其所以體親心者必無不至豈特奉養一事為然哉

析講上節言人當守身以事親矣曾子平日守身人故故以曾子之善事親者言之下帶言曾元者特即曾元之味盡道以形容曾子之盡道耳

張南軒曰身失其道何以事親反覆言之欲人以守身為事親之本也若曾子者可謂能盡守身事親之道者矣故舉其養志之事以為人子之法

首節以守身為事親之本此二節只說曾子事親不及守身者蓋一飲食間尚體奉親志如此則謹守其身以承親志不言可知已

看着數必字直是無一時一念不在親就是一頓飯一餞餘亦有做親意所在豈一時勉強得來分明是視于無形聽于無聲錫類不匱之子豈不守身者能得引曾元只借養口體以形養

志不重取曾元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哉

合參夫養志敬親之至愛親之深真至敬也事親若曾子之養志則子道無虧其可謂孝也觀曾子盡事親之道如此則其能守身可知矣事親可不以曾子為法乎

析講事親若曾子句只斷曾子無愧于道可也是許之之詞勉人法曾子意尚在言外

人不章全旨

此章見大臣事君貴正其本意首二句言事君不謂不忠然但救之于末流非本務也故曰不足適間重惟太人句蓋用人之非行政之失皆從君心之非來使不能落心而本源不正末流焉能正得許多君仁三句緊頂心來末句一字可玩正見不必紛紛適間意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

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

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適音讀 間去聲

趙氏曰適過也間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
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間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
不足過隨行政之失不足非間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
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已
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一君之仁與不仁
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
王而不言事問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
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
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
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
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
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蔡蒙引孟子示正君之要曰今之論治者率以用人行政為

急也智之士見人君于此二者一有過失即從下適間之道
之亦是也而抑知人不足與適也間之亦是也抑知政不足
間也蓋今君用人行政之非其原皆由于其心之非也惟盛
德大人已無不正其事君也至誠以感事之納牖以開導之
使君之非心潛消默沮而不自知以歸于仁義之正君心仁
則用人行政皆無私而莫不仁君心義則用人行政皆得宜
而莫不義君心仁義而正則用人行政皆莫不盡仁盡義而
歸于正大人一以仁義正其君則人得而天下治政修而不
下和而國自就理矣何勞屑屑
然事事而更之人人而去之哉

折講用人之非由于君心不能鑒別人材行政之失由于君
心不能權衡事物故以格心為事君之本大人是伊尹之徒
他人當不得國定正因用人行政無不當所致當一氣緊緊
說重一字定字言大人一格君心之非以歸于正而國遂定
矣可見格心之功約而鉅不必紛紛適間也○太全朱子曰
大人格君心之非此精神意氣自有感格處然亦須有个開
導的道理不但默默已也伊川解遇主于巷云至誠以感動
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禮義以致其知杜蔽感以誠其意正此
意也○新安陳氏曰仁體義用正包仁義言之仁義所以正

也集註所以不損仁義。存疑本原不取末流能正得幾多故不若姑置末流只就本原上理會格君心之非正在本原上理會而非有太人之德亦莫之能也故曰惟太人爲能正已而物正者也。一正君而國定又是再開一步。一正君包上君正莫不正意國定則其效也。君仁以下四句一氣說去總是入人格心之能事句句重在太人上格心全在太人道全德備上看出與口舌匡救者不同。

有不寡全旨

此爲毀譽失真而發虞字求字都屬自己說不虞云者才德未修無因至前也求全云者行求自全自反無缺也毀譽不寡如此可見修己要自盡觀入要責運一切毀譽置之不問可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脩己者不可以是遠爲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爲進退。參序孟子曰人貴問其在己不可輕干猶人而况乎毀譽之間也如行修致譽行虧致毀此理之常無足異也乃若譽之無德也其人意也初不料其得譽而譽至焉是爲不虞之譽譽雖不盡然亦有之矣毀之無德也其人乎日左求所以自全而毀加焉是爲求全之毀毀雖不盡然亦有之矣是則修己者但自盡而觀人者務責實而可乎。析講註未免干毀句須善會之蓋求全者求自修之全非以逢世也。二有字大有感慨毀譽已足失真誰知人情意料之外更有如此不可知者人須是自有主張。

人之章全直

此孟子惡易言者而以無責懼之正要人慮其有責而勿易言也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易去聲

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爲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爲而言之與。參序孟子戒人當謹言也曰人之輕於其言也無有失言之責以懲創于前耳矣如使以失言見責于人則前有所懲後自有所警豈其易言如斯哉。析講此即人恒過然後能改之意蒙引此爲常人言非君子

亦如是也故註謂有為而發

人之章全旨

此章是戒人自滿不是論人為師人好為師則有自滿之心而不復有進矣故曰人之患為師非可愚惟好為之斯可患也須着眼好字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好去

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已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為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參序孟子曰學莫病于自足人而為人師此以其有餘而及入也若少有所得便有後然為人師之心此未免自足而非所以勉已也故人之大患在干好為人師

折講大全胡氏曰通上章兩人字為泛然之衆人而言也○重字在自定二字此是兩根然從本文好字看出

樂正章全旨

此章見學者當慎所從意孟子責正子全在失身于罪况又不見見長者乎孟子特就其不見見上責他正飲其自愧從子教之非耳

樂正子從於子教之齊

子教王驩字

序孟子弟子樂正子偶於于齊之樂臣子教之齊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

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

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

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長上聲

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久身之罪大矣又不見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

參序孟子在齊樂正子來見孟子因而責之曰吾以子來齊不我見也子亦來見我乎正子不知而驚問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孟子姑詰之曰子來齊幾日矣對曰昔者意其來

未久也。孟子始責之曰：「既是以昔者其來已久矣，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友乎？」正字自解曰：「舍館未定，故也。」又始責之曰：「子聞之，也為弟子者來，自遠方必舍館定，然後來見長者乎？是何于舍館急，而于長者緩乎？」析講：子亦來見，句要得令語怪嘆，令他自思意。玩亦來見，我口氣言外若舍館別有為而來意。孟子口中句，何要得微刺之意。王觀濤曰：「失身之罪大誣，乃云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焉何也？」蓋言罪上加罪，也非不早見之罪更大于失身。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參序正字，然自失曰：「急于舍館，而緩于見師，克有罪，其勇于受責如此。」析講：蒙引其勇于受責，固可取，然猶未悟其從于子教之非也，所以有待于下章之言。

謂樂章全旨

此章明責從子放之非，然不顯言子放之不可從，但云徒舖餒也，徒字可玩，猶云求其故而不得，除非為著此，早學古之道最重，既學古道，則識見宜高，明志趣，其遠大，豈意其如此，正令其深自愧悔處。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餒也。

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餒也。

舖博孤反 餒昌悅反

徒，但也。舖，食也。餒，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參序：孟子曰：「正字終未悟從子敖之非，乃明責之曰：『君子貴乎守身，重道。』子之從于子敖來，豈以其人之足重為可資益哉？徒以哺餒計也。夫舖餒乃謀食之事，非謀道之事也。我不意子平日學古之道，而以舖餒之故，妄從人，也所見者小而所失者大，子滋罪矣，其知之。」析講：大全饒氏曰：「樂正子初意只欲來齊見孟子，後王驥來視，為無緊要事，而不知一失身從之，便是因失其親。孟子所以切責之。」蔡氏曰：「說徒舖餒亦是表正子心迹。」

不孝章全旨

此章專為舜而發上節引起下節正舜曲以全孝而為大孝處非泛論事理而以舜為証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

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

先序孟子曰禮子不孝有三而三者之中無後猶不孝之大蓋無後則先祖相傳之支派既絕而父母

之宗祀無主矣其為不孝孰有大乎是乎

析講蒙引不孝有三皆是正路上差了脚步者與世所謂五不孝不同此章之言義之精者也蓋不違其親孝也阿意曲

從陷親不義則不孝矣自重難進敬身為大孝也家貧親老

不為祿仕則不孝矣或不得乎親或家貧之甚而

不為祿仕則不孝矣然不娶無子絕先祖祀則不孝矣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為無之為去聲

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

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

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

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往父非瞽

瞽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發蒙引知無後為不孝之大舜可以觀舜孝矣舜言日不告

于父母而娶堯之一女原其用心恐告則不得娶為無後也

蓋告而娶孝也不告而娶以無後其先祖祀有同歸于孝也

君子曰權不離正此亦猶夫告也舜真善盡孝親之道者哉

柳講告不告總為無後計而因不告以通其告之義既變通

以成己之孝又委曲以成親之慈非猶告而何。蒙引按尚

書舜既克諸以孝瞽瞍允若然後四岳舉之刑以妻之則當

無不告而娶之事蓋戰國時人多好舉處士恒安如孔子

主癡疽伊尹割烹蘇不告而娶此類甚多孟子大概亦隨所

聞而以義理及己意評折之不及一一駁其妄耳

仁之章全旨

此章教人從孝義以盡道也仁義禮智樂皆性

之間可見孝弟之足重矣是也二字指樂之詞。朱氏公遷

曰此章言仁義之是為道之根本而智禮樂皆道之末故志

言之使人于斯二者知所勉也。○五個定字不可作五子開
看當以首節為主下三段承上二段說然又不可作一節作
論道理下節作體孝弟之義看蓋本文謂氣俱是論其理故
也或把用字對定字看不知事親
從兄亦是用作中之定字是耳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如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如於從兄故
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
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
孝弟為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全孟子曰道莫大乎仁義然其見于日用者固有根本
切寔之所在必先主乎此而後其華采枝葉有以發見于事
業之間是為其寔夫仁之寔非他事親是也蓋吾心之真愛
莫切于事親也仁民愛物皆自此推廣以出且義之寔亦非
他從兄是也蓋吾心之真敬莫先于從兄
比長長貴貴尊尊皆自此推廣以出

○因
所講事親從兄是良心之真如仁與義是斯道之親會○因
全朱子曰寔字有對名而言者謂名寔之寔有對理而言者
謂事寔之寔有對華而言者謂華寔之寔今這定字正是華
寔之寔仁義之寔本只是言事親從兄推廣出去便能愛人
利物義長思君而為仁義之華采○事親從兄乃是切近而
真寔者是仁義最先發處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稍長
無不知敬其兄可見事親從兄為人之良知良能天性之真
于焉發見于此不失其本心則一心純是惻怛通順而仁義
不可勝用矣○譬之于樹仁義其根也事親從兄其幹也而
仁民愛物貴貴尊尊則其枝葉也下智禮樂亦然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
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
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樂則
樂斯
之樂音洛惡平聲 ○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
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
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

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不可遏者所謂慤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言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參紹聞編蓋事親從兄二者乃天性之真子焉發見不但為仁義之寔而已也凡知之寔亦惟真知斯二者守之而不去以不失其長知是也性中之智已全而所以周知天下者從此出矣此禮之寔亦惟節斯二者勿過文斯二者久不及使品式儀度適平隆殺之宜以謹其良能是也性中之禮已全而所以節又天下者從此出矣至于樂之道廣矣其寔亦惟于斯二者和順從容樂以行之無所勉而孝無所勉而弟則天性之真樂在我矣既至于樂則心中只管愛去順親愛去敬長一念孝弟意思真心油然而生既生便數暢條達就此充長去而其所以順親敬長者雖欲罷不能而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假言說心意自然形見血脈自然流蕩手之舞之皆孝弟足之蹈之皆孝弟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樂之寔不在是乎可見天下之道未有出于事親從兄之外者人亦于其寔而勉盡其道哉

析講知而弗去即孩提知愛稍長知敬之知自能不去節文亦愛敬自然之節文如清溫徐行之類樂斯二者一何總包下文樂則生以下總是相通形容樂中之節非樂之後又有許多節次也。註以守之曰解弗去二字須善會之非是有小守只是見得透而良知不蔽無失其初心也以其為本然之良知故曰智之寔凡知周事物皆自此推廣焉者也以其自然之天秩故曰禮之寔凡二千三百皆自此推廣焉者也凡和處皆是樂故樂之寔只在心上說不在聲容上說。事親從兄人皆可能而天下之道皆從此出則求道者洵不可不于寔求之也未願繳出此意方得勉人務孝弟之旨。如斯二者弗去節文斯二者樂斯二者俱要說得自然勿着个九方是良心真切。解文不是把禮去節文只就此孝弟行去有個矩度是節有個條理是文此天然自有之節文。樂則生矣至不知舞踊一時俱有無其漸大生字與寔字相應愛敬之念油然而萌動曰生愛敬之心時時接續曰惡可已手舞足蹈天理之真樂形見于動容之間而不自知也

天下章全旨

此表稱之孝以立子道之準首節推稱之心惟在干孝親次節替釋之孝能合天下以成其孝所以

四書山節 卷之十一
為大得是偶得其悅順是渾合不違註曲為尊順一詞親了道
乃所以得所以順之故通章重愛盡親之道 可謂節是
相承惟心切于順親故能盡道而為大孝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
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
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言舜視天下之歸已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
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
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為人蓋泛言之為子則愈密矣
參序孟子曰世人以勢分役情聖人從性分立極如天下大
悅而將歸已欲戴我為君此富貴之極人亦執不欲之也顧
乃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之輕而毫不動心也惟舜為然
盡舜遭天倫之變其心但知有親也其心以為人生而不能
曲意承顏得親歡心則人道有虧便不可以為人而吾何以
得親之心也人子而不能先意承志順親于道則子道有虧
便不可以為子而吾何以順親之心也

此則兢兢負罪引慝之不暇又何他釋
祈講不得乎親四句正是舜之心所重處○人對天地所生
而言子對父母所生而言○大全饒氏曰順親者子所為身
乎道父母所為合乎道彼此無違逆之謂非順從之順如子
文底豫方是順○從承事上悅親心為得從道理上合親心
為順歸重順親上惟順方為真得也○得親順親二句兼承
必定有此語孟子体其心而為之言耳○論親于道不其在
言語曉諭上前說大人格君心之非曰
至論以感動之格君順親俱要至哉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而天下
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
孝

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
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子

親矣是以天下之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親吾所以
 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孝至於其親亦庶幾焉
 則天下之為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
 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
 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也〇李氏曰舜之所
 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
 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單而
 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

弑其君子殺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參說說夫舜負罪引慝之心如此凡參論志無所不用其
 至舜所以能盡事親之道不惟有以得親且有以順親而善
 履終底于豫其心與舜為一矣夫以瞽瞍之頑而底豫于是
 天下之為子者知無不可事之親莫不勉而為孝天下之為
 父者因其子之孝亦底豫焉而莫不慈蓋舉天下之大而皆
 化矣子化于孝則子止其所而天下之為子者定父化為慈
 則父止其所而天下之為父者定是舜不以一身一家為孝
 而直合天下後世以為孝此之謂
 大孝此所以有天下而不與乎

析講底豫者始雖不豫而終致悅樂心與舜也化以心之
 感通言定以人之盡分言〇全重舜事親之道「何底豫不
 重下兩承去俱重有以致之說天下化定重子邊天下定只
 就天下化看出真化邊天下之子感下舜而化且定故天下
 之父亦感于子而化且定雖因物之底豫定因舜之能底豫
 興也化定俱在心上說子與子孝父亦與子慈是化子止
 孝父亦止于慈是定〇末子有曰舜其大孝也與
 此之謂大孝是從那裏說來故下此之謂三字了

